

鄭立明

# 羅蘭·巴特遺忘了的 一枚無色透明的唇印

## 《解放我》

酷斃了！簡直——

去年金馬影展，不經意間撞上了亞倫·卡維利亞的 (Alain Cavalier) 《解放我》 (LIBERAME)。一場聲光大拜拜裡的，一部完全取消對白的電影。

那又怎樣！

稍稍高段一點的影迷都知道：電影是用影像來說故事的，更何況打開世界電影史，一開頭就是無聲片。

不過——

它並不是一部無聲片，也就是說導演並不是去沿襲默片的傳統，而是在有聲片的形式上做了一次大膽的實驗和變革。

細窺影史，我們會發現一項事實，那就是影像性 (photogénie) 的提出，最早是為了要抗拒來自於文學與戲劇傳統的吸納力量，使得電影能夠成爲一門獨立的藝術。這樣的努力曾經因爲有聲電影的推出而差點功虧一簣。而以後六十多年來，人們的聲光特性的開發和電影語言的創新的結果，已經使得在今天當我們提到影像一詞時，背後其實是伴隨著聲音的概念而存在的。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後，我們才能更貼近紋理地去體會《解放我》的「消音」，對影像做到了那種程度的解放。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解放我》的「消音」工作是有選擇性的，亞倫將話語和音樂這兩種最容易摻入人爲意圖的聲音排除，只保留最不具個性的實況音效。可以看得出來，這是導演有

意識的在進行美學上的選擇，而非滿足於一時間盲目搞怪的樂趣。

換句話說：「只有當彩色照片隨手可得的時候，黑白照片的選用才會被視爲有意識的美學抉擇，也只有在有聲電影中，導演才能賦予靜默新的價值。」(柏金斯語)

## 靜默是爲了一針見血

其次，細細咀嚼導演對音畫部分的處理，可以發現他其實是對那些已被大堆影像和噪音侵占的敘述軸線做彈劾，這樣的企圖顯現在以下幾方面。

### 聲音

將音樂和對白這二種最具意圖性格的聲音排除，就幾乎等於放棄了用聲音去指揮節奏行進和搭建故事意義的可能。

### 攝影

一方面，禁閉遠景以上的鏡頭運用，也就是放棄了大號鏡頭在建立空間架構上的能力（好萊塢電影就慣常以大遠景開場）。再加上背景構圖的簡化，形成一種空間關係上的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以人物爲主體的中景——特寫鏡頭，和高反差的燈光打法。把對架構外在空間的精力轉移到對人臉、人體做足以透視內在空間的深度刻畫。

### 表演

大量起用非職業演員，借助他們出於自然的

演出，並且演員主次地位的做最大程度的消弭，撤除以主線編織敘事結構的方式，造成一種對角色身世背景的不熟悉。

然後，極其巧妙地，透過對形式的高度掌握，這些觀眾對時間，空間、角色的不確定與不熟悉的感覺，形成了一種「不知何時，不知何地，不知此身是誰」的情境，恰恰好與影片中一連串的壓迫與反動事件所瀰漫出來的白色恐怖氣氛混合，傳達出一幅無所不在、無所遁逃的社會圖像。

### 銳利到可以割人的鏡頭

《解放我》的鏡頭銳利到可以割人的地步，影片裡漫長而恐怖地壓迫和反動過程，被濃縮在中景—特寫的鏡頭運用中，在光影游動的河流中。

似乎，你還能從聲音中嗅出人的氣息；沒錯，是人的呼吸，在壓迫和苦楚下與你的氣息脈脈游動。

△一名青年被帶到鏡頭前，在他胸前別上一塊紅布。然後，鼓起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FADE-OUT。

△可以看出紅布變了個角度，而且多了三顆彈孔，一塊薄衫板隨後蓋上，棺木被移動時，鏡頭跟著往後拉開，原來，一個密室內，躺著一列列相同的棺木。

連槍聲都沒有，彷彿那口氣自我口中緩緩吐了出來。

△青年們以一種獨特的方式，進行秘密連絡，用撕成兩截的童年的照片作暗語，爾後，

△這個拼湊童年的行動被識破。

FADE-OUT

事件在時光之流裡，淡入淡出；猛然，鏡頭與鏡頭之間滲出血來……

△一名女子正在整理一個包裹，哀傷失神，她取出刀片劃開桌上那件襯衫的摺口。

△用一柄刀輕輕的將奶油塗在唇上，取出一張半透明的牛油紙緊緊貼在唇上，小心翼翼地將這枚無色透明的唇動摺好，縫入他男人的衣衫裡。

一枚受壓迫而失血的唇印，在這個動作中得到昇華。慢慢地，我們覺察出所有的事件，似乎都統合在一個壓迫—反抗的邏輯下！但是，剛剛開始對敘事方式產生的掌握和熟悉，隨時可能因為後面的鏡頭而逸散地無影無踪。

△青年們於擄得禍首，扒光他的衣服，從他的頭上淋下一瓶紅色墨水後，一哄而散。

在結局裡，觀眾又重新掉入那一份不確定感中。一個必然用血祭終場的欲望，突然化成了一場像極了笑話的荒謬。其實，極可能地，導演想要終結的是人對暴力的嗜溺和復仇的渴望——這底層的慾望不僅反映在銀幕裡的人性，更隱藏在觀眾席上的期待裡面。

大衛·鮑威爾 (David Bordwell) 認為：敘述的形成，是為了滿足、修正、破壞或終結觀眾對秩序的尋求，而亞倫·卡維利亞的興趣，顯然更多地放在破壞和終結上面。如此，「解放我」的意義同樣地被角色和觀眾所經歷。

### 語絮是輕，沈默是重

如果觀影的活動可以類比為情人的對話，那麼你會發現亞倫·卡維利亞的企圖是要中止電影對觀眾滔滔不絕的傾說，轉而靜待觀眾出自內在的深情凝視。這樣說來，適當的靜默對情人和電影來說，一樣重要。由是，我確信羅蘭·巴特在《戀人絮語》裡，漏失了「靜默」這一章。 ■